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十四

本紀三十四

哀帝

哀皇帝

昭宣光烈
孝皇帝

諱祝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后何

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於大內乾寧四年二月封輝

王名祚天復三年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

元帥天祐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弒翼日蔣元暉矯

宣遺詔曰我國家化隋爲唐奄有天下三百年之盛業

十八葉之耿光朕自纘丕圖垂將二紀雖恭勤無怠屬

運數多艱致寰宇之未寧覩兵戈之屢起賴勲賢協力

宗社再安豈意宮闈之間禍亂忽作昭儀李漸榮河東

夫人裴貞一潛懷逆節輒肆狂謀傷痕既深已及危革
萬機不可以久曠四海不可以乏君神鼎所歸須有繼
繼輝王祚幼彰岐嶷長實端良哀然不羣予所鍾愛必
能克奉丕訓以安兆人宜立爲皇太子仍改名祝監軍
國事於戲孝友可以承九廟恭儉可以安萬邦無樂逸
遊志康寰宇百辟卿士佑茲冲人載揚我高祖太宗之
休烈是日遷神柩於西宮文武百僚班慰於延和門外
其日午時又矯宜皇太后令曰予遭家不造急變爰臻
禍生女職之徒事起宮奚之輩皇帝自罹鋒刃已至彌
留不及顧遺號慟徒切定大計者安社稷纂丕圖者擇

賢明議屬未亡人須示建長策承高祖之寶運繫元勳
之忠規伏示股肱以匡冲昧皇太子祝宜於柩前卽皇
帝位其哀制並依祖宗故事中書門下準前處分於戲
送往事居古人令範行今報舊前哲格言收淚敷宣言
不能喻帝時年十三乞且監國柩前卽位宜差太常卿
王溥充禮儀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於十六宅丙
午大行皇帝大殮皇太子柩前卽皇帝位已酉矯制曰
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謀
逆懼罪投井而死宜追削爲悖逆庶人蔣元暉夜旣弒
逆諾且宣言於外曰夜來帝與昭儀博戲帝醉爲昭儀

所害歸罪宮人以掩弒逆之跡然龍武軍官健備傳二夫人之言於市人尋用史太爲棣州刺史以酬弒逆之功庚戌羣臣上表請聽政甲寅中書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誕請以其日爲乾和節從之乙卯百僚赴西宮殮訖釋服皇帝見羣臣於崇勳殿西廊下中書帖今月二十四日釋服後三日一度進名起居丙辰敕朕奉太后慈旨以兩司綱運未來百官事力多闕旦夕霜冷深軫所懷令於內庫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參官救接委御史臺依品秩分俵是日皇帝聽政丁巳敕乾和節方在哀疚其內道場宜停戊午遣刑部尙

書張禕告哀於河中全忠號哭盡哀庚申敕乾和節文武百僚諸軍諸使諸道進奏官準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只許酒果脯醢辛酉敕三月二十三日嘉會節

伏以大行皇帝仙駕上昇靈山將卜神既遊於天際節

宜輟於人間準故事嘉會節宜停衢州刺史陳璋睦州刺史陳詢叛附於楊

密行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內臨進名奉慰戊辰大

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內臨已已敕右僕射門下

侍郎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裴樞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禮

儀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宜充大行皇帝山陵

使兵部侍郎李燕充鹵簿使權知河南尹韋震充橋道

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庚午皇帝釋服從吉中書
門下奏伏以陛下光繼寶圖纂承丕緒教道克申於先
訓保任實自於慈顏今則正位宸居未崇徽號伏以大
行皇帝皇后母臨四海德冠六宮推尊宜正於鴻名敬
上式光於睿孝望上尊號曰皇太后奉敕宜依又敕輝
王府官屬宜停辛巳山陵橋道使改差權河南尹張廷
範其頓遞陵下應接等使並令廷範兼之庚寅中書奏
太常寺止鼓兩字歌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冬十
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在心初度壬辰新書全忠自河中
來朝赴西內臨祭訖對於崇勲殿甲午敕檢校太保左

龍武統軍朱友恭可復本姓名李彥威貶崖州司戶同
正檢校司徒右龍武統軍氏叔琮可貶貝州司戶同正
又敕彥威等主典禁兵妄爲扇動既有彰於物論兼亦
繫於軍情謫掾遐方安能塞責宜配充本州長流百姓
仍令所在賜自盡河南尹張廷範收彥威等殺之臨刑
大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操心若
此欲望子孫長世可乎呼廷範謂曰公行當及此勉自
圖之是日全忠歸大梁丙申制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中書令兼鄆州刺史上柱國東平王食邑七千戶張
全義本官兼河南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

判六軍諸衛事皇帝卽位行事官尙書左丞楊涉進封
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戶吏部侍郎趙光逢進封開國公
加食邑三百戶右散騎常侍竇回給事中孫續戶部郎
中知制誥封舜卿等加勲階禮儀使太常卿王溥與一
子八品正員官書寶冊官吏部尙書陸展刑部尙書張
禕展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禕加階太子太保盧紹卒魏
博羅紹威進救接百官絹千疋綿三千兩十一月辛酉
朔癸酉午時日有黃白暈旁有青赤紉楊行密攻光州
又急攻鄂州杜洪遣使求援全忠率師五萬自潁州渡
淮至霍邱大掠以紓之行密分兵來拒乙酉敕據太常

禮院奏於十二月內擇日冊太后者朕進奉慈旨以山陵未畢哀感方纏凡百有司且虔供奉吉凶之禮難以並施太后冊禮宜俟山陵畢日庶得橋山攀慕彰盡節於羣臣蘭殿承榮展盛儀於朕志情旣獲遂禮實宜之付所司己丑嶺南東道辨州宜改爲勳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權知河南尹和王傳張廷範宜復本官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充山陵副使權知河南尹天平軍節度副使韋震權知鄆州軍州事

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卒
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

二年

案二年前上宜
書天祐號

春正月庚申朔楊行密陷鄂州執節

度使杜洪斬於揚州市

新書在三月

鄂岳斬黃等州入行密

全忠自霍邱還大梁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諡

號廟號乃敕右僕射同平章事裴樞撰諡冊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柳璨撰哀冊辛未敕朕祇荷丕圖仰惟先訓

方迫遺弓之痛俯臨同軌之期將展孝思親扶護衛皇

太后義深鳴鳳痛切攀龍亦欲專奉靈輿躬及園寢兼

盡追摧之道用終克敬之儀其大行皇帝山陵發引日

朕隨太后親至陵所付中書門下宜體至懷羣臣三表

論諫乃止

盧約陷溫州楊行密殺平盧軍節度使安仁義丁丑盜焚乾陵下宮

二月庚寅

朔壬辰制以前知鄜州軍州事檢校左僕射劉鄩爲右

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檢校左僕射朱漢賓爲右羽
林統軍丙申羣臣告謚於西宮己亥敕今月十一日大
行皇帝啟攢宮準故事坊市禁音樂至二十日掩元宮
畢如舊庚子啟攢宮文武百僚夕臨於西宮丁未靈駕
發引濮王已下從皇帝太后長樂門外祭畢歸大內己
酉葬昭宗皇帝於和陵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爲工部
尙書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迪爲刑部尙書秦寧軍節
度檢校司空兗州刺史御史大夫葛從周檢校司徒兼
右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以左金
吾上將軍盧彥威爲左威衛上將軍是月

戊戌社日樞密

使蔣元暉宴德王裕已下九王於九曲池

棟王禩度王禕遂王禕景

王祕禕王禕禕

既醉皆絞殺之竟不知其瘞所丙辰左僕射

裴贄等議遷廟合遷順宗一室從之己未昭宗皇帝神

主祔太廟禮院奏昭宗廟樂曰咸寧之舞三月庚申朔

壬戌制以前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

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王師範爲

孟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孟節度觀察等使從全忠奏也

甲子制以特進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

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上

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裴樞可守尚書左僕

射

戊寅

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

史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獨孤損可檢校尚書左

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靜海軍節度安南管内觀

察處置等使以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上柱國博陵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崔遠

可守尚書右僕射

新書甲申免

以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判戶部事上柱國河東縣男食邑三百戶柳璨爲

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宏文館大

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正議大夫吏部

新書禮部

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文蔚爲中書侍郎同

唐書一百一十五卷
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

新書戊寅拜

以銀青光

祿大夫行尚書左丞

新書吏部侍郎

上柱國宏農縣伯食邑七

百戶楊涉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判戶部事

新書甲申拜

庚午敕朕以宰臣學士文武百

僚常拘官局空逐遊從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當茲韶

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

勝追遊付所司壬申以檢校司徒和王傅張廷範爲太

常卿丁亥敕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

弟兄旣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內職夏

四月己丑朔敕河南府緱氏縣令宜兼充知陵臺令仍

升爲赤縣癸巳敕曰文武二柄國家大綱東西兩班官職同體咸匡聖運共列明廷品職相對於高卑祿奉皆均於厚薄不論前代祇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參用或自軍衛而居臺省亦由衣冠而秉節旄足明於武列文班不合分清濁優劣近代浮薄相尙凌蔑舊章假偃武以修文競棄本而逐末雖藍衫魚簡當一見而便許升堂縱拖紫腰金若非類而無合接席以是顯揚榮辱分別輕重遽失人心盡隳朝體致其今日實此之由須議改更漸期通濟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給料錢並須均勻數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諸

道亦依輪次既就公平必期開泰凡百臣庶宜體朕懷
和王傅張廷範者全忠將吏也以善音律求爲太常卿
全忠薦用之宰相裴樞以廷範非樂卿之才全忠怒罷
樞相位柳璨希旨又降此詔斥樞輩故有白馬之禍甲
午前棣州刺史劉仁遇檢校司空兼兗州刺史御史大
夫泰寧軍節度使乙未制左僕射裴樞新除靜海軍節
度使獨孤損河南尹張全義工部尙書王溥司空致仕
裴贄刑部尙書張禕並賜一子八品正員官以奉山陵
之勞也敕曰朕以宿麥未登時陽久亢慮闕糗盛之備
軫予宵旰之懷所宜避正位於宸居減珍饈於常膳諒

惟眇質深合罪躬自今月八日已後不御正殿減常膳

付所司

庚子有慧
出於西北

辛丑侍御史李光庭郟殷象殿中丞

張昇崔昭矩起居舍人盧仁烱盧鼎蘇楷吏部員外郎

崔協左補闕崔咸休右補闕杜承昭羅兗右拾遺韋象

路德延並宜賜緋魚袋兵部郎中韋乾美比部郎中楊

煥皆賜紫金魚袋並以奉山陵之勞也壬寅敕朕獲荷

丕圖仰遵慈訓爰崇徽號已定禮儀冀申爲子之心以

展奉親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冊禮

再奉慈旨以宮殿未停工作蒸暑不欲勞人宜改吉辰

固難違命冊禮俟修大內畢工日所司以聞癸卯太清

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爲太清宮從之甲辰夜
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尺在西北方丁未敕設官分
職各有司存銓衡旣任於吏曹除授寧煩於宰職但所
司注擬申到中書過驗酌量苟或差舛難可書定近年
除授其徒實繁占選部之闕員擇公當之優便遂致三
銓注擬之時皆曠職務且以宰相之任提舉百司唯務
公平無私方致漸臻有道應天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
三銓注擬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後中書並不除
授或諸薦奏量畱卽度可否施行庶各司其局免致紊
隳宰相提綱永存事體付所司辛亥以彗孛謫見德音

放京畿軍鎮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輕重遞減一
等限三日內疏理聞奏

給復山陵役者一年

壬子敕朕以冲幼克

嗣丕基業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謫見罪在朕躬雖已
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後避正殿減常膳
以明思過付所司丙辰敕準向來事例每貫抽除外以
八百五十文爲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
八十爲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
以八十五文爲陌不得更有改移戊午敕東上閣門西
上閣門比常出入以東上爲先大忌進名卽西上閣門
爲便比因闕宦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啟西

門邇來相承未議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舊規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閣門或遇奉慰卽開西上閣門永爲定制付所司又敕朕以上天謫見避殿責躬不宜朔日會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會宜權停五月己未朔以星變不視朝敕曰天文變見合事祈禳宜於太清宮置黃籙道場三司支給齋料壬戌敕法駕遷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慮懷土有類於新豐權更名以變於舊制妖星旣出於雍分高閎難効於秦餘宜改舊門之名以壯卜年之永延喜門改爲宣仁門重明門改爲興教門長樂門改爲光政門光範門曰應天門乾化門曰

乾元門宣政門曰敷政門宣政殿曰貞觀殿曰華門曰
左延福門月華門曰右延福門萬壽門曰萬春門積慶
門曰興善門含章門曰膺福門含清門曰延義門金鑾
門曰千秋門延和門曰彰善門保寧殿曰文思殿其見
在門名有與西京門同名者並宜復洛京舊門名付所
司乙丑夜西北彗星長六七十丈自軒轅大角及天市
西垣光輝猛怒其長竟天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宮畢中
書奏皇太后慈惠臨人寬仁馭物早協倪天之兆克彰
誕聖之符今輪奐新宮規摹舊典崇訓旣徵於信史積
善宜顯於昌期太后宮請以積善爲名從之又以將卜

郊禋預調雅樂宜以太常卿張廷範充修樂懸使丁卯
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奏爲故使成汭立祠宇從之己巳
太清宮使柳璨奏近敕改易宮殿門名竊以元元皇帝
廟西京曰太清宮東京曰太微宮其太清宮請復爲太
微宮臣便給人官階從之庚午敕所司定今年十月九
日有事郊丘其脩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璨判祭器
宜令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卿張廷範
判壬申制新除靜海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戶獨孤損可責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臺發

遣出京訖聞奏敕曰朕謬將眇質叨荷丕圖常懷馭朽之心每軫泣辜之念諒於黜責豈易施行左僕射裴樞右僕射崔遠雖罷機衡尙居揆路旣處優崇之任未傷進退之規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謗國頗興物論難抑朝章須離八座之榮尙付六條之政勉思咎已無至尤人樞可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遠可責授朝散大夫萊州刺史便發遣出京兵部郎中韋乾美貶沂州司戶甲戌敕中書舍人封涓貶齊州司戶右補闕鄭輦密州莒縣尉兵部員外郎盧協祁州司戶並員外置乙亥敕吏部尙書陸扆貶濮州司戶工部尙書王溥淄州司

戶司天奏旬朔已前星文變見仰觀垂象特軫聖慈自
今月八日夜已後連遇陰雨測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
更三點天色暫晴經緯分明妖星不見於碧虛災沴潛
消於天漢者敕曰上天謫見下土震驚致夙夜之沈憂
恐生靈之多難不居正殿盡輟常饗益務齋虔以申禳
禱果致元穹復祐孳彗消除豈罪已之感通免貽人於
災沴式觀陳奏深慰誠懷丙子敕戶部郎中李仁儉貶
和王府咨議起居舍人盧仁烱安州司戶壽安尉直宏
文館盧晏滄州東光尉丁丑陳許節度使張全義奏得
許州畱後狀申自多事以來許州權爲列郡今特創鼓

角樓訖請復爲軍額敕旨依舊置忠武軍牌額戊寅宴羣臣於崇勲殿全忠與王鎔羅紹威置宴也庚辰敕特進檢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趙崇可曹州司戶銀青光祿大夫兵部侍郎王贊可濮州司戶辛巳敕責授登州刺史裴樞可隴州司戶責授棣州刺史獨孤損可瓊州司戶責授萊州刺史崔遠可白州司戶壬午敕司勳員外郎韋甄責授和王友洛陽縣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甲申祕書監崔仁魯可密州司戶國子祭酒崔澄陳州司戶太府少卿裴鉞徐州司戶衛尉少卿裴紆曹州南華尉左補闕崔咸休寧陵尉司封員外郎薛瀉輝

州司戶前鹽鐵推官獨孤憲臨沂尉祕書少監裴鈇郢

州司戶長安尉直史館裴格符離尉兵部郎中李象鄭

州司戶刑部員外郎盧薦范縣尉丙戌潁州汝陰縣人

彭文妻產三男丁亥敕以翰林學士職方郎中張策兼

充史館修撰修國史

王建陷金州戎昭軍節度馮行襲奔於均州

六月戊子

朔敕責授隴州司戶裴樞瓊州司戶獨孤損白州司戶

崔遠濮州司戶陸辰淄州司戶王溥曹州司戶趙崇濮

州司戶王贊等皆受國恩咸當重任罔思罄竭惟貯姦

邪雖已謫於遐方尚難寬於國典委御史臺差人所在

州縣各賜自盡時樞等七人已至滑州皆併命於白馬

驛全忠令投屍於河已丑敕君臣之間進退以禮矧於
求舊欲保初終苟自掇於悔尤亦須行於黜責特進守
司空致仕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裴贄早
以公望常踐台司靡聞竭力以匡時每務養恬而避事
洎從請老不謂無恩合慎樞機動循規矩雖云勇退乃
有後言自爲簿從之首頗失人臣之禮謫居郡椽用正
朝綱可責授青州司戶刑部郎中李煦可萊州司戶辛
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元元
觀爲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宏道觀爲太清宮至今未有
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禋先謁聖祖廟

宏道觀旣未修葺元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
便穩今欲只畱北邨山上老君廟一所其元元觀請拆
入都城於清化坊內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
壬辰敕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等部內有新除朝官
前資朝官敕到後三日內發遣赴闕仍差人監送所在
州縣不得停住苟或稽違必議貶黜付所司矣已敕衛
尉少卿敬沼是裴贄之甥常累於舅或以明經撓文柄
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道可貶徐州蕭縣
尉丙申敕福建每年進檄欖子比因闕豎出自閩中牽
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蓋伏恐煩勞今後

只供進膳面茶其進橄欖子宜停戊戌敕密縣令裴練
貶登州牟平尉長水令崔仁畧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
陸珣沂州新泰尉沂水令獨孤韜范縣尉並員外置裴
樞崔遠陸辰宗黨也壬寅湖南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
之側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圯臣復修廟了畢乞賜名額
者敕旨黃陵二妃祠曰懿節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
祠曰安流侯三閭大夫祠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已
封昭靈侯宜依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敕處分丙午
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元元觀移入
都內於清化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宮準備十月

九日南郊行事緣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
臣已牒判六軍諸衛張全義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丁
未敕太子賓客柳遜嘗爲張濬租庸判官又王溥監修
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爲刎頸之交
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連坐尙矜暮齒且俾懸車可
本官致仕戊申敕前司勳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
授衛尉寺主簿馮行襲克金州楊行密
陷婺州執刺史沈夏秋七月戊午朔
辛酉賜全忠迎鑾記功碑文立於都內全忠進助郊禮
錢三萬貫癸亥再貶柳遜曹州司馬辛巳敕全忠請鑄
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內有城字並落下如密鄭絳蒲

例單名爲文壬午宰臣柳璨禮部尚書蘓循充皇太后冊禮使是日於積善宮行禮畢帝乘輦赴太后宫稱賀丙戌太常禮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積善宮起居文武百官於宮門進名起居從之

岳州刺史鄧進忠叛附於馬殷

八月丁亥

朔戊子制中書舍人姚洎可戶部侍郎充元帥府判官從全忠奏也洛苑使奏穀水屯地內嘉禾合穎乙未敕僞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狀罪款付河南府決殺庚子敕漢代元勳鄧禹冠諸侯之上晉朝重位王導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於崇寵迥異等倫朕獲以眇躬重興丕運凡關制度必

法舊章實仗勲賢永安宗社副元帥梁王正守太尉中書令忠武軍節度使河南尹張全義亦正守中書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冊禮告祀天地宗廟其司空則差官攝行太尉侍中中書令卽宰臣攝行今太尉副元帥任冠藩垣每遇行禮之時或不在京國卽事須差攝太尉行事全義見居闕下任正中樞不可更差別官又攝中書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覲在京便委行事如却赴鎮卽依前攝行所合差中書令便委全義以本官行禮其侍中司空司徒卽臨時差官付所司王寅敕前太中大夫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

朱紫升籍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而釣名志樂激流心
輕食祿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當徇幽棲
之志宜放還中條山癸卯敕太常卿張廷範宜充南郊
禮儀使丁未制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是
月乙未全忠遣大將楊師厚討匡凝收唐鄧復郢隨等
州全忠自率親軍赴之荆襄之軍陣於漢水之陰九月
丁巳朔辛酉楊師厚於襄州西六十里陰谷江口伐竹
木爲浮梁癸亥梁成引軍渡江甲子趙匡凝率勁兵二
萬陣於江之湄師厚一戰敗之遂乘勝躡之陣於城下
是夜匡凝挈其孥潰圍遁走奔於淮南乙丑師厚入襄陽丙

寅全忠繼至

封弟禛爲穎王祐蔡王

壬申匡凝牙將王建武遣押

牙常質以荆南降言權知荆南軍府事趙匡凝今月十

一日棄城上峽奔蜀川

新書趙匡明奔於成都

敕曰梁王躬臨貔

武收復荆襄拔峴首若轉丸平荆門如沃雪連收兩鎮
併走二寇乃睠勲庸載深嘉注宜賜詔獎飾內出宣旨

孀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孀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孀
婆先帝已封郡夫人準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

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

帝以乳母宋氏爲山陽君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當

時朝議非之今國祚中興禮宜求舊臣等商量楊氏望

賜號安聖君王氏曰福聖君第二王氏曰康聖君從之
己巳敕武成王廟宜改爲武明王乙酉敕先擇十月九
日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
日冬十月丙戌朔制梁王全忠可充諸道兵馬元帥別
開府幕加食邑通前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金
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內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
同乃賜號戎昭軍制削奪荆南畱後趙匡凝官爵疑重出衍
丁亥敕洛陽坊曲內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
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旣供軍賦卽係公田或恐每
有披論認爲世業須煩按驗遂啟俸門其都內坊曲及

畿內已耕植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
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
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卽許識認甲午起居郎蘓楷
駁昭宗諡號曰帝王御宇由理亂以審汙隆宗祀配天
資諡號以定升降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
下順考古道昭彰至公旣當不諱之朝寧阻上言之路
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於善美孰敢蔽
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頻遷
始則闖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內終則嬪嬙悖亂罹天閔
於中闡其於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諡曰聖穆景

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按後漢和安
順帝緣非功德遂改宗稱以允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
禘祭惟時將期允愜列聖之心更下詳議新廟之稱庶
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主無私之明楷禮部尙書循
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爲濫
昭宗命翰林學士陸辰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
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全忠弒逆君上柳璨陷害朝
臣乃與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楷目不
知書手僅能執筆其文衮作也時政出賊臣哀帝不能
制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曰襄

宗全忠雄猜物鑒自楷駿諡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循楷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轍朝一日癸丑敕成德軍宜改爲武順管內棗城縣曰棗平信都曰堯都樂城曰樂氏阜城曰漢阜臨城爲房子避全忠祖父名也十一月乙卯朔敕潞州潞城縣改爲潞子黎城曰黎亭全忠平荆襄後遂引軍將攻淮南行次棗陽阻雨比至光州道險塗潦人馬饑乏休止十餘日乃趨固始進軍距壽州三十里壽人閉壁不出左右言師老不可用是月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全忠深悔此行無益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

九日親祀園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
事於南郊壇習儀裴迪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元暉張
廷範柳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元暉柳璨大懼
庚午敕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

亦有故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

庚辰淮南節度使楊行密

卒以其子渥爲淮南節度使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

辛巳制迴天再造竭忠守

正功臣諸道兵馬元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
觀察處置修宮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亳州太清宮等
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
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

朱全忠可授相國總百揆其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
雄武順忠武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
平盧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二十一道爲魏國仍進
封魏王依前充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宣武宣義
天平護國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戶實
封八千五百戶大朝不趨劍履上殿贊拜不名兼備九
錫之命仍擇日備禮冊命又制以楊師厚爲襄州兵馬
畱後右龍武統軍張慎思爲武寧軍兵馬畱後壬午中
書門下奏相國魏王總百揆百司合呈納本司印其中
書門下印堂候王仁珪呈納中書公事權追中書省印

行遣從之甲申敕河南告成縣改爲陽邑蔡州襄城改

爲苞孚同州韓城改爲韓元絳州翼城改爲滄川鄆州

鄆城改爲萬安慈州文城改爲屈邑澤州晉城改爲高

都陽城改爲濩澤安州應城改爲應陽淇州豐城改爲

吳高全忠令判官司馬鄴讓相國總百揆之命十二月

乙卯朔戊子詔蔣元暉賫手詔赴魏國不許陳讓錫命

辛卯制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兼戶部尙書同平章事太

微宮使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

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柳璨可光祿大

夫守司空

新書在
癸卯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宏

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進封河東縣開國伯通前食邑七百戶充魏國冊禮使制相國魏王曾祖贈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諡宣憲祖贈太師信追封魏王諡武元父贈尚書令誠追封魏王諡文明敕右散騎常侍王鉅太常卿張廷範給事中崔沂工部尚書李克助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膳部員外郎知制誥杜曉吏部郎中李光嗣駕部郎中趙光胤戶部郎中崔協比部郎中楊煥左散騎常侍孔拯右諫議大夫蕭頎左拾遺裴瑑右拾遺高濟職方郎中牛希逸主客郎中蕭遠等隨冊禮使柳璨魏國行事先是北院宣徽使

王殷使壽州行營構蔣元暉於全忠全忠怒急歸大梁
止令刑部尚書裴迪賫詔慰勞全忠全忠忿恨語極不
遜故行相國百揆之命以悅其心蔣元暉自至大梁陳
訴全忠怒猶不解帝憂之甲午上召三宰相議其事柳
璨曰人望歸元帥陛下揖讓釋負今其時也帝曰運祚
去唐久矣幸爲元帥所延今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
大寶歸於有德又何疑焉他人傳予意不盡卿自往大
梁備言此懷乃賜璨茶藥便令進發乙未敕樞密使蔣
元暉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處斬豐德庫使應頊尚
食使朱建武送河南府決殺庚子敕樞密使及宣徽南

院北院並停其樞密公事令主殿權知其兩院人吏並
勒歸中書其諸司諸道人並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
並於中書論請其延義千秋兩門只差小黃門三人勾
當其官健勒歸本軍敕魏王堅辭寵命過示撝謙朕以
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爲名爰自近年改爲諸
道旣非舊制須在正名宜追制改爲天下兵馬元帥餘
準詔旨處分新書在乙酉未表辛丑敕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
朝歷代通規永爲常式近代不循舊儀輒隳制度旣姦
邪之得計致臨視之失常須循舊規以守定制宜每月
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閣日仍於延英日

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牒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付所司又敕宮嬪女職本備內任近年已來稍失儀制官人出內宣命誓御參隨視朝乃失舊規須爲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門庶循典儀免至紛雜壬寅戎昭軍奏收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理所於均州從之仍改爲武定軍乙巳汴州別駕蔣仲仲決殺元暉季父也又敕蔣元暉身居密近擅弄威權鬻爵賣官聚財營第而苞藏悖逆稔浸姦邪雖都市已處於極刑而屈法尙嫌於衆怒更示焚棄之典以懲顯負之蹤宜追

削爲寇逆百姓仍委河南府揭屍於都門外聚衆焚燒
元暉死後王殷趙殷衡等又譖於全忠云內人相傳元
暉私侍積善宮與柳璨張廷範爲盟誓之文求興唐祚
戊申全忠令知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於積善宮又
殺宮人阿秋阿虔言通導蔣元暉已酉敕以太后喪廢
朝三日百官奉慰訖又敕曰皇太后位承坤德有媿母
儀近者寇逆誅夷宮闈詞連醜狀尋自崩變以謝萬方
朕以幼冲君臨區宇雖情深號慕而法難徇私勉循秦
漢之規須示追降之典其遣黃門收所上皇太后寶冊
追廢爲庶人宜差官告郊廟庚戌新書敕朕以謬荷丕

辛亥

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今以宮闈
內亂播於醜聲難以慙惡之容入於祖宗之廟其明年
上辛親謁郊廟宜停壬子朔敕積善宮安福殿宜廢癸
丑敕光祿大夫守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
宏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柳璨責授
朝議郎守登州刺史又敕太常卿張延範太常少卿裴
礪溫鑾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等蔣元暉在樞密之
時與柳璨張延範共爲朋扇日相往來假其遊宴之名
別貯傾危之計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旣此陰謀難寬大
辟柳璨已從別敕處分延範可責授萊州司戶裴礪等

常同聚會固其苞藏磻可青州北海尉鑾臨淄尉茂樞
博昌尉並員外置甲寅敕責授登州刺史柳璨素矜愴
巧每務回邪幸以庸才驟居重位曾無顯效孤負明恩
詭譎多端苞藏莫測但結連於克險獨陷害於賢良罪
既貫盈理須竄殛可貶密州司戶再貶長流崖州百姓
委御史臺賜自盡是日斬於上東門外又敕張廷範性
唯庸妄志在回邪不能保慎寵榮而乃苞藏克險密交
柳璨深結元暉晝議宵行欺天負地神祇共怒罪狀難
原宜除名委河南府於都市聚衆以五車分裂温鑾裴
碣張茂樞並除名委於御史臺所在賜自盡柳璨弟瑀

城送河南府決殺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全忠以四鎮之師七萬會河北諸軍屯於深州樂城戊午敕右拾遺柳瑗貶洺州雞澤尉

璨疎屬也

王戊淮南將王茂章以宣歙二州叛附於錢鏐

乙丑全忠自汴河赴

魏州丙寅制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軍節度浙江東

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淮南東面行營招討營田安撫兩

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

令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吳王食邑九千戶實封五百

戶錢鏐總臨兩鎮制撫三吳道路阻艱未行冊命宜令

所司擇日備禮己巳夜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殺其衙內

親軍八千人戊午全忠自內黃入魏州是月魏博衙外

兵五萬自歷亭還分據紹威貝博等州汴軍攻圍之王

申敕相國總百揆魏王頃辭冊命宜令所司再行冊禮

辛巳國子監奏奉去年六月五日敕文應國學每年與

諸道等一例解送兩人今監生郭應圖等六十人連狀

論訴敕旨取士之科明經爲重每年人數已有舊規去

夏條疏蓋防淪濫今國子監河南府俱有論奏所試明

經宜令準常年例解送禮部放人多少酌量施行但不

徇囑求無致僥倖付所司二月甲申朔魏博節度使羅

紹威宜許於本鎮置三代私廟

楊渥陷岳州癸巳王建陷歸州

癸卯敕

今年禮部所放進士據依去年人數外更放兩人三月
甲寅朔甲戌敕河中昭義管內俱有慈州地里相去不
遠稱謂時間錯悞其昭義管內慈州宜改爲惠州壬戌
壬戌上下字有一講或在甲戌上全忠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今年

進士登第遽列高科恐涉羣議請禮部落下戊寅制元

帥梁王

疑當作魏王

可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戶

部事充三司都置使辛巳敕貶西都畱守判官左諫議
大夫鄭賓崖州司戶尋賜死夏四月甲申朔

新書癸未朔

日

有食之在胃十二度戊申魏博羅紹威奏臣當管博州
聊城縣武陽莘縣武水博平高堂等五縣皆於黃河東

岸其鄉村百姓渡河輸稅不便與天平軍管界接連請

割屬鄆從之

鎮南軍節度使鍾傳卒其子匡時自稱留後

五月癸酉朔追贈

故荆南節度使成汭鄂岳節度使杜洪官爵仍於本州

立廟從全忠奏也丙申敕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於金

州置戎昭軍割均房二州爲屬郡比因馮行襲協贊元

勲克宣丕績用獎濟師之効遂行割地之權今命帥得

人疇庸有秩其戎昭軍額宜停其均房二州却還山南

東道收管六月癸未朔甲申敕襄州近因趙匡凝作帥

請別立忠義軍額旣非往制固是從權忠義軍額宜停

廢依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己亥權知唐州事衛審符

奏州郭涓殘又不居要路請移理所於泌陽縣從之制以京兆尹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爲青州節度使代王重師以重師代建爲京兆尹壬寅敕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閣於貞觀殿貞觀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羣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崇勳殿入閣付所司左拾遺充史館修撰裴瑑以堂叔母危疾在濟源無兄弟侍疾乞假寧省從之

錢鏐陷衢睦二州刺史陳璋陳詢奔於淮南

秋七

月壬子朔己未全忠始自魏州歸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檢校工部尙書守宗正卿嗣邠王震停見任落下襲封以請告於外也辛未皇妹永明公主薨罷朝三日

楊渥陷饒

州八月癸未朱全忠陷相州甲辰全忠復自汴州北渡河攻滄州乙未

乙未上下魏博奏割貝州永濟廣宗相州臨河內黃洹

水斥邱等六縣隸魏州從之九月辛亥朔丁卯全忠大

軍至滄州軍於長蘆楊渥陷洪州執鍾匡時乙亥匡國軍節度使劉知俊陷坊州執刺史

劉彥是月積陰霖雨不止差官禁都門冬十月辛巳楊

鳳翔涇原鄜延秦隴兵以討朱全忠戰於美原敗績乙未兩浙錢鏐請於本鎮立

三代私廟從之十一月庚戌朔丙子廢牛羊司御厨肉

河南府供進所有進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忠國軍節度使

高彥卒其子禮自稱畱後十二月己卯朔淮南僞署宣歙觀察使檢

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奏

也茂章背楊渥以宣州降錢鏐故也已丑全忠奏文武
兩班一五九朝日元帥府排比廊廡敕曰百官入朝兩
廊賜食遷都之後有司官闕供元帥梁王欲整大綱復
行故事俾其班列益認優隆宜賜詔獎飾甲辰河陽節
度副使孫承貶崖州司戶尋賜自盡閏月己酉朔福建
百姓僧道詣闕請爲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乙
丑華州鎮國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額及興德府名並
宜停廢復爲華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隸同州爲支
郡所管華商兩州諸縣先升次赤次畿並罷宜依舊名
西都佑國軍作鎮已來未有屬郡其金州商州宜隸爲

屬郡京兆府奉先縣本屬馮翊櫟陽接連下邳奉先縣
宜却隸同州櫟陽宜隸華州丙寅奪西川節度使王建
在身官爵戊辰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
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爲畱後甲戌
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乙亥震電
雨雪貶興唐
府少尹孫祕長流愛州尋賜死孫乘弟也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寅全忠自長蘆至大梁天子遣
御史大夫薛貽矩賫詔慰勞全忠自殺昭宗之後岐蜀
太原連兵牽制關西日削幸羅紹威殺牙軍全獲魏博
六州將行篡代欲威臨河朔乃再興師臨幽滄冀仁恭

父子乞盟則與之相結以固王鎔紹威之心而自秋迄冬攻滄州無功及聞丁會失守燒營遽還路由魏州羅紹威知失勢恐兵襲已深贊篡奪之謀他日如王受禪必罄六州軍賦以助大禮全忠深感之至大梁會薛貽矩來乃以臣禮見全忠貽矩承間密陳禪代之謀全忠心德之貽矩還奏曰元帥有受代意陛下深體時事去茲重負帝曰此吾素懷也乃降詔元帥以二月行傳禪之禮全忠僞辭三月壬子詔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齊赴元帥府癸丑宰相百官辭全忠以未斷表爲詞三月戊寅朔全忠令大將李思安率兵三萬合魏博之衆攻

掠幽州思安頓兵臨其郭會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思

安乃還

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

庚寅詔薛貽矩再使大

梁達傳位之旨甲辰詔曰敕宰臣文武百辟藩岳庶尹

明聽朕言夫大寶之尊神器之重儻非德充宇宙功濟

黔黎著重華納麓之功彰文命導川之績允熙帝載克

代天工則何以統御萬邦照臨八極元帥梁王龍顏瑞

質玉理奇文以英謀睿武定寰瀛以厚澤深仁撫華夏

神功至德絕後光前緹油罕紀其鴻勳謳誦咸歸於至

化二十年之功業億兆衆之推崇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朕惟王聖德光被八紘宜順元穹膺茲寶命况天文符

瑞雜沓宣明虞夏昌期顯於圖籙萬機不可以久曠天

命不可以久違神祇協心歸於有德朕敬以天下傳禪

聖君退居舊藩以備三恪今敕宰臣張文蔚楊涉等率

文武百僚備法駕奉迎梁朝勉厲肅恭尊戴明主冲人

釋茲重負永爲虞賓獲奉新朝慶泰兼極中外列辟宜

體朕懷乙酉

當是乙巳

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充

冊使禮部尙書蘓循爲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楊涉充

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爲副御史大夫

薛貽矩爲押金寶使尙書左丞趙光逢爲副甲午

當是丙午

文蔚押文武百僚赴大梁夏四月

戊午歲鏐陷温州

甲子行事

冊曰皇帝若曰咨爾天下兵馬元帥相國總百揆梁王
朕每觀上古之書以堯舜爲始者蓋以禪讓之典垂於
無窮故封泰山禪梁父畧可道者七十二君則知天下
至公非一姓獨有自古明王聖帝焦思勞神惴若納隍
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則兢畏去之則逸安且軒轅非不
明放勳非不聖尙欲遊於姑射休彼大庭矧乎厯數尋
終期運久謝屬於孤藐統御萬方者哉况自懿祖之後
嬖倖亂朝禍起有階政漸無象天網幅裂海水橫流四
紀於茲羣生無庇洎乎喪亂誰其底綏洎於小子粵以
幼年繼茲衰緒豈茲冲昧能守洪基唯王明聖在躬體

於上哲奮揚神武戡定區夏大功二十光著冊書北越
陰山南踰瘴海東至碣石西暨流沙懷生之倫罔不悅
附矧於寡昧危而獲存今則上察天文下觀人願是土
德終極之際乃金行兆應之辰况十載之間彗星三見
布新除舊厥有明徵謳歌所歸屬在睿德今遣持節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
等奉皇帝寶綬敬遜於位於戲天之麻數在爾躬允執
其中天祿永終王其祇顯大禮享茲萬國以肅膺天命
全忠建國奉帝爲濟陰王遷於曹州處前刺史氏叔琮
之第時太原幽州鳳翔西川猶稱天祐正朔天祐五年

二月二十一日帝爲全忠所害時年十七仍諡曰哀皇
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
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諡曰昭
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陵曰溫陵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
合稱宗存諡而已知禮者亦以宣景之諡非宜今只取
本諡載之於紀

史臣曰悲哉土運之將亡也五常殆盡百怪斯呈宇縣
瓜分皇圖瓦解昭宗皇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奇
傑之才欲拯淪胥之運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極爵位
以待賢豪罄奇珍而託心腹殷勤國士之遇罕有託孤

之賢豢豐而犬豕轉獍肉飽而虎狼逾暴五侯九伯無
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畜無君之迹雖蕭屏之臣扼
腕巖廊之輔痛心空銜毀室之悲寧救喪邦之禍及扶
風西幸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跖之門蓄木於尾閭之
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歎虎爭
龍戰興替無常縱肱篋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請
刑於椒壺蓋迫陰謀馬昭拒命於凌雲窘於見討誠知
醜迹得以爲詞而全忠所行止於殘忍况自岐遷洛天
子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汴卒冕旒如寄
織芥爲疑迎鑾未及於崇朝傳刃已聞於塗地立嗣君

於南面斃母后於中闈黃門與禁旅皆殲宗室其衣冠
並殪復又盜鐘掩耳嫁禍於人何九五之數窮偶天人
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兇族雖揖
讓之令有類於山陽而凌逼之權過踰於侯景人道寢
薄陰隲難徵然以此受終如何延承
贊曰勲華受命揖讓告終逆取順守仁道已窮暴則短
祚義則延洪虞賓之禍非止一宗

唐書卷第二十四

唐書卷第二十五

志一

禮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廷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璿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爲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

賓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修五
禮五玉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尙簡及周公相成
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暨幽厲失道平王
東遷周室浸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廝之刺
興焉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
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
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
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
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擗石
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

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爲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刪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巡狩非助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衛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

繼令條纘鴻生鉅儒銳思綿絕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

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宏集南北儀注定

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

繇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

新書序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山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飾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權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室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

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盛曉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昏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

神堯受禪未遑

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元齡祕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

分爲一百卷元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爲月令禘祭唯祭天宗謂日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惟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事封泰山於圓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跗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橐籥

以瓦甃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
梁甫是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
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
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
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
闕凡增多二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
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於內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
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无忌中書令杜正倫李
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圜師太子
賓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元符璽郎

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材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
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
式參會改定之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
所損益多涉希旨行用已後學者紛議以爲不及貞觀
上元二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爲定儀鳳二年又
詔顯慶新修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
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參會古今禮文臨時
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
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參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鼓
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

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參
定叔夏卒後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
以爲稱職先天二年紹爲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
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琇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
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縉爲禮儀使專掌五
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崑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
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說奏曰
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
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
同其中或未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

制從之初令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銳太
常博士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說卒後蕭嵩代爲集
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
曰大唐開元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

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及宗廟爲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

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爲中祀司中司命風

伯雨師諸星山林川澤司寒馬祖先牧馬社馬之屬爲

小祀凡祭祀之節有六一日卜日二曰齋戒三曰陳設
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宗廟之晨裸六曰進熟

饋凡大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凡大

禮無常日者卜小祀則筮皆於太廟卜日前祀四凡大
五日卜於廟南門之外布卜席闌西闕外凡大常例立門

東太卜正占者立門西卜正奠龜於席西首灼龜之具
在龜北乃執龜立席東北向太卜令進受龜詣卿示高
卿受視己令受龜少退俟命卿曰皇帝以某日祇祀於
某令曰諾遂還席西向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與授
卜正龜卜正負東扉坐作龜與令進受龜示卿卿受反
之令復位東向占之不釋龜進告於卿曰某日從乃以
龜還卜正凡卜日必舉初旬不吉卽辭中及下如初儀
若筮日則卜正改轅出策兼執之受命還席以轅擊策
述命曰假爾太筮有常乃釋轅坐策執卦以示如卜儀
小祀筮日則太卜令蒞之日吉乃用遇廢務皆勿避

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品已

上攝三公行事

凡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

大祀散齋四日致

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

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

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

之事致齋惟爲祀事得行其餘悉斷

其祀官已齋而缺者攝

若大

祀齋官皆於散齋之日集於尙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

文

前期七日太尉誓百官於尙書省曰某日祀某神祇於某所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於是乃齋

致齋之日三公於尙書省安置餘官各於本司若皇城

內無本司於太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

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

之官皆沐浴給明衣

其餘清齋一日

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

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褶陪位於殿庭

皇帝散齋於別殿致齋其二日

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尙舍奉御設御帳

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皆東向尙舍直長張帷於前楹

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

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

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諸侍衛之官服其器服諸侍臣齋者結佩詣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三刻皇帝服袞冕結佩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卽御座東向侍臣夾侍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就齋室皇帝降座入車駕及齋官赴祠室文武侍臣還本司陪位者以次出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衰經者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餽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以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

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

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於平座藉用藁
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
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內官五
星以下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
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一百一十二座在
壇下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
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
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亦以景帝
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
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

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並皆從
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
壇之內邱陵等三十座在壇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黃
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羊豕各五孟春辛日
祈穀祀感帝於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孟夏之月雩
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
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
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
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
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

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於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无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

上帝以下九字據英華文粹補入

五郊

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三年十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尊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議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

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
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
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
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
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
其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駁曰古者祖有
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
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
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

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敘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恠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歟則配之降尊敵卑理不然矣故春秋外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唯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

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卽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大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圓丘

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贖

文萃作讀

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

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

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

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尙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

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元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

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謹按鄭元此義

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

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

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

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尙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別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內座之首不同鄭元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

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况
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
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
不言天此自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
祀后稷別無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卽圓丘圓丘卽
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
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
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旣
遵王肅祀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一又孝經云
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卽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則是上帝卽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啟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爲二旣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爲一祀以符古我仍並請條付式令永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

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
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
先蠶俱爲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通又先農之神尊於
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旣差舛難以因循謹按禮
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
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卽祭祀籩豆以多爲貴宗
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
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
之遂附於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
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

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大武皇帝配檢舊禮
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旣奉敕依舊復祈穀爲感帝
以高祖大武皇帝配者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
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
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
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元注
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
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卽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
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

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
啟蟄而郊鄭元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
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
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
堂檢舊禮用鄭元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
詔依鄭元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並準敕祭祀於是
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
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
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卽用十月爲
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

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錄昭大
孝於嚴配是以薦鯨鱮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
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
鴻休永播英聲長爲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
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
爭陳七祀之義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
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
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
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大武皇帝撫
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

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已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元闕而開疆指青邱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况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大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亨

惟古禮鄭元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元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敕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爲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尙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元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

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
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
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元注
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太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
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
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民請配感
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
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
亦是通武王之義故知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太宗

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旣多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尙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英華作文王英華有武成王以王二字

父子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

通典無此二字

武王以配天

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帝旣稱宗祀義獨主於

尊嚴雖同兩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

文王爲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

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

尋貞觀永徽其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

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

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

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
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
冰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
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宏
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且神功
敵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
銖堯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
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配今議
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
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

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

英華作通

規遂申情於

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遠易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劍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感之誠狗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旣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邊含樞闡三葉之宏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

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禘配及
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爲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爲始祖
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爲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
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
地及諸郊丘並以配焉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
昊天上帝於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儀
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
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旨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
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

職掌皇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卽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歷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尙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爲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

爲齋娘執籩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
盧雅侯藝等奏請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爲吉會時
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
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
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
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卽冬
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
年之內隔月常遇旣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
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
小吉也太史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

一分若用十二日卽欠一分未南極卽不得爲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圓丘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禘郊則地祇群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於文

祖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於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於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望羣尙徧况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卽位爲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採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爲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

通典作西

上按兩漢時

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已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別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南郊卽圓丘圓丘卽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厯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感

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
常郊使地祇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
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
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
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讜事有可採惟斷之聖
慮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
國子司業郭山暉等咸請依會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
竟寢曾之表元宗卽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
時中書令張說爲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爲副說建議
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

年蕭蒿爲中書令改撰新禮

壇垣神位尊爵玉幣籩豆簋蓋牲牢冊祝之數皆略

依古四成而成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丈而成高四尺上
至於五丈而十有二陛圓丘也八觚三成成高四尺上
廣十有六步設八陛上陛廣八尺中陛一丈下陛丈有
二尺者方丘也高一丈廣四尺者神州之壇也其廣皆
四丈而高八尺者青帝七尺者赤帝五尺者黃帝九尺
者白帝六尺者黑帝之壇也廣四丈高八尺者朝日之
壇也爲坎深三尺縱廣四丈爲壇於其中高一尺方廣
四尺者夕月之壇也廣五丈以五色土爲之者社稷之
壇也高尺廣丈者蜡壇也高五尺周四十步者先農先
蠶之壇也其高皆三尺廣皆丈者小祀之壇也嶽鎮海
瀆祭於其廟無廟則爲之壇於坎廣一丈四出爲陛者
海瀆之壇也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者古帝王之
壇也廣一丈高一丈一丈二尺方三尺者大祀之壇也
廣八尺高一丈一丈二尺方三尺者中祀之壇也廣五尺
高五尺方二尺者小祀之壇也皆問上南出瘞坎皆
在內壇之外正地南出陛方深足容物此壇圻之制也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
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漂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

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
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
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座在
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
大角攝提太微五帝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
星織女建星天紀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差在前列其餘
中官一百四十二座皆在第三等十二陛之間外官一
百五座在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壇之外正
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堯皇帝配五帝在
五方之陛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
五方帝在第一等五帝在第二等五官在壇下之東南
季秋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五方帝在五
室五帝各在其左右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立春祀青帝
以太皞氏配歲星三辰在壇下之東北七宿在西北勾
芒在東南立夏祀赤帝以神農氏配熒惑三辰七宿祝
融氏之位如青帝季夏土王之祀黃帝以軒轅氏配
鎮星后土氏之位如赤帝立秋祀白帝以少昊氏配太
白三辰七宿暮收之位如赤帝立冬祀黑帝以顓頊氏
配辰星三辰七宿元冥氏之位如白帝蜡祭百神大明
夜明在壇上神農伊耆各在其壇上后稷在壇東五官

田峻各在其方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方之岳鎮海
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各在其方之壇龍鱗
朱鳥騶虞元武鱗羽羸毛介水庸坊郵表畷於菟貓各
在其方壇之後夏至祭皇地祇以高祖配五方之岳鎮
海瀆原隰邱陵墳衍在內造之內各居其方而中岳以
下在西南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社以后土稷以
后稷配吉亥祭神農以后稷配而朝日夕月無配席尊
者以橐稭車者以莞此神位之序也太尊實汎齊著
尊實醴齊犧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以象尊實醴齊
壺尊實汎齊皆二山罍實酒四以祀昊天上帝皇地祇
神州地祇以著尊實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
罍實酒皆二以祀配帝以著尊二實醴齊以祀內官以
犧尊二實盎齊以祀中官以象尊二實醴齊以祀外官
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日月以上皆有拈迎氣五
方帝五人帝以六尊惟山罍皆減上帝之半五方帝大
享於明堂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五方帝從祀於同
丘以太尊實汎齊皆五人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實
醴齊皆二日月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皆二以山
罍實酒一從祀於圓丘以太尊二實汎齊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
祀於方丘以太尊二實汎齊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

尊實醴齊七宿以壺尊實沈齊皆二蜡祭神農伊耆氏
以著尊皆二賈益齊田峻龍鱗朱鳥騶虞元武以壺尊
實沈齊麟羽羸毛介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庸坊郵表
啜於菟貓昆蟲以散尊實沈齊皆二嶽鎮海濱以山尊
實醴齊山林川澤以蜃尊實沈齊皆二伊耆氏以上皆
有姑太社以太尊實醴齊著尊實益齊皆二山鬯一太
稷后稷氏亦如之其餘中祀皆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
益齊山鬯實酒皆二小祀皆以象尊二實醴齊宗廟祫
享室以羊彘實明水黃彘實鬯皆一犧尊實沈齊象尊
實醴齊著尊實益齊山鬯實酒皆二設堂下禘享雞彘鳥彘
齊太尊實沈齊山鬯實酒皆二設堂下禘享雞彘鳥彘
一時享春夏室以雞彘鳥彘一秋冬以羊彘黃彘鳥彘
有姑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壺尊二實醴齊別廟之享春
夏以雞彘實明水鳥彘實鬯皆一犧尊實醴齊象尊實
益齊山鬯實酒皆二秋冬以羊彘黃彘皆一著尊壺尊
山鬯皆二太子之廟以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益齊山鬯
實酒皆二凡祀五齊之上尊必皆實明水此尊爵之數也冬
必皆實明酒小祀之上尊亦實明水此尊爵之數也冬
至祀昊天上帝以蒼璧上辛明堂以四圭有邸與配帝
之幣皆以蒼內官以下幣如方色皇地祇以黃琮與配

帝之幣皆以黃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
白帝以白琥黑帝以黑璜幣如其玉日以圭璧幣以黑
嶽鎮海濱以兩圭有邸幣如其方色神農之幣以赤伊耆以
黑五星以方色先農之幣以青先蠶之幣以黑配坐皆
如之他祀幣皆以白其長丈八尺此玉幣之制也冬至
祀圓丘昊天上帝配帝籩十二豆八簋一簠一琖一俎
組一五方上帝大明夜明籩八豆八簋一簠一琖一俎
一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中官籩二豆二簋一簠一
組一外官衆星籩豆簋各一正月上帝辛祈穀圓丘
吳天配帝五方帝如冬至孟夏雩祀圓丘吳天配帝五
方帝如冬至五人帝籩四豆四簋一簠一俎一五官籩
二豆二簋一簠一俎一季秋大享明堂如雩祀立春祀
青帝及太昊氏籩豆皆十二簋一簠一簋一琖一俎一歲星
三辰勾芒七宿籩二豆二簋一簠一簋一俎一其赤帝黃帝
白帝黑帝皆如之蜡祭百神大明夜明籩十豆十簋一
簠一琖一俎一組一神農伊耆籩豆各四簋籩琖組各一五
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峻岳鎮海濱二十八宿五方山
林川澤籩豆各二簋籩俎各一邱陵墳衍原隰龍鱗朱
鳥白虎元武鱗羽羸毛介於菟等籩豆各一簋籩俎各

一又井泉籩豆各一簋簋組各一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籩十豆十簋一簋一甗一組一四時祭風師雨師靈星
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籩八豆八簋一簋一組一夏至祭
方丘皇地祇及配帝籩豆皆十二簋一簋一甗一組一
神州籩四豆四簋一簋一甗一組一其五嶽四鎮四海
四瀆及五方山林川澤籩二豆二簋籩組各一孟冬祭
神州及配帝籩豆皆十二簋一簋一甗一組一春秋祭
太社太稷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簋二甗一組一春秋祭
祭馬祖馬社先牧馬步籩豆各八簋一簋一組一春秋祭
太廟每室籩豆皆十二簋二簋二甗一組一春秋祭
籩二豆二簋二甗二組二祫享功臣配享如七祀孟春
祭帝社及配座籩豆皆十簋二簋二甗三組三祀孟春
春祭先蠶籩豆皆十簋二簋二甗三組三祀孟冬祭
司寒籩豆皆八簋一簋一甗一組一春秋釋奠於孔宣父先
聖先師籩豆十簋二甗三組三若從祀籩豆皆
皆二簋一簋一甗一組一春秋釋奠於齊太公留侯籩豆皆
十簋二簋二甗三組三仲春祭五龍籩豆皆八簋
一簋一組一四時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各籩豆十簋
二簋二組三三年祭先代帝王及配坐籩豆皆十簋二
簋二組三州縣祭社稷先聖釋奠於先師籩豆皆八簋

二簋二俎三籩以石鹽棗魚棗栗榛菱芡之實鹿脯白
餅黑餅糗餌粉饗豆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
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肺飽食糝食中祀之籩無糗餌粉
饗豆無飽食糝食小祀之籩無白餅黑餅豆無脾析菹
豚肺凡用皆四者籩以石鹽棗實栗黃鹿脯豆以片菹
兔醢菁菹鹿醢用皆二者籩以栗黃牛脯豆以葵菹鹿
醢用皆一者籩以牛脯豆以鹿醢用牛脯者通以羊凡
籩簋皆一者籩以稷籩以黍用皆二者籩以黍稷籩以
稻粱實甗以大羹鉶以肉羹此籩豆籩簋甗鉶之實也
昊天上帝蒼犢五方帝方色犢大明青犢夜明白犢皇
地祇黃犢神州地祇黑犢配帝之犢天以蒼地以黃神
州以黑皆一宗廟太社太稷帝社先蠶古帝王嶽鎮海
濱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棟柏粃道殷祀不原皆太
牢社稷之牲以黑五官五星三辰七宿皆少牢蜡祭神
農氏伊耆氏少牢后稷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畷
五嶽四鎮海濱日月方以犢二星辰以降方皆少牢五
井泉皆羊一非願成之方則闕風師雨師歲星司中司
命司人司祿馬祖先牧馬社馬步皆羊一司寒黑牲一
凡牲在滌大祀九甸中祀三甸小祀一甸養而不卜無
方色則用純必有副焉省牲而犢鳴則免之而用副禁

其捶拊死則瘞之創病者請代犢告祈之牲不養凡祀
皆以其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
史以豆斂毛血置饌所祭則奉之以入遂烹之肉載以
俎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膈後節二肫脰正脊
一脰脊一橫脊一正脊一短脊一代脊一皆並骨別祭
用太牢者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用少牢者酒減半此
牲牢之別也祝版其長一尺一分廣八寸厚二分其木
梓楸凡大祀中祀署版必拜皇帝親祀至大次郊社令
以祝版進署受以出奠於圻宗廟則太廟令進之若有
司攝事則進而御署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
受以出皇后親祠則郊祀令預送內侍享前一日進署
后北向再拜近侍奉以出授內侍送享所享日之平明
女祝奠於圻此
冊祝之制也

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

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爲一百五十九
座外官減爲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
簋豆各十二簋簠甗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

樽壺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罍
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簋簠甄俎各一
太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籩
豆各二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於十二階之間內官

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
向衛尉設文武侍臣之次於其前左右相向設祀官次
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於其東東方南方朝
集使又於其東蕃客又於其東重行異位北向西上方
公鄙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於其西西方北方
朝集使又於其西蕃客又於其西東上其袞聖侯若在
朝位於文官三品下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之外道
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明日奉禮郎設位於壇之
東南西向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祀官公卿位於內
壝東門之內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又於

其後異位重行西向北上御史位於壇下一在東南西
向一在西南東向奉禮郎位於樂縣東北贊者二人
南差退皆西向又設奉禮郎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
皆北上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位於
北縣之間當壇北向從祀文官九品位於於執事之南東
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西向北上介
公鄴公位於中壇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又於其南
西方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蕃客又於其南東向北上
所以卽而行事也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位於東西壇
門之外如設次所以省牲及祀之日將入而序立也設
牲傍於東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又蒼牲一又
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白牲一元
牲一又赤牲一白牲一在南少退北上原犧令位於於牲
西南祝史陪其後皆北向諸太祝位於於牲東各當牲後
祝史陪其後西向太常卿位於於牲前少北御史位於於其
西皆南向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禁行人
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尊坩器洗
篚器入設於位上帝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在壇上
東南隅北向象尊壺尊各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
北向俱西上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於

上帝酒尊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
等內官每階間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階間各盞
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間各概尊二於下壇下衆星
每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壇之外凡尊設於神座之左而
右向尊皆加勺霽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坩以置爵設御
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霽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中爵分獻霽洗篚霽
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內向執尊霽篚者各立於其後
玉幣之篚於壇上下尊坩之所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
官公卿及牲皆就位謁者引司空贊引御史入詣壇
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縣於下初司空將升謁者
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降就省
牲位南向立原犧令少前曰請省牲太常卿省牲廩犧
令北面舉手曰膺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
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
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濯溉祀官御史省饌具乃還齋所
祀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
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其於廟亦如之前祀一
日晡後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
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橐稊高祖神堯皇帝神座

於東方西向席以莞五方帝日月於壇第一等青帝於
東陸之北赤帝於南陸之東黃帝於南陸之西白帝於
西陸之南黑帝於北陸之西大明於東陸之南夜明於
西陸之北席皆以棗栝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
有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陸之間各依其方席皆內向
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陸之北曜魄實於北陸之西北
斗於南陸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
曜魄實之東皆差在前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
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
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
建星天紀等一十有七座皆差在前外官一百有五座
於內壇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壇之外各依方次
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祀日未明三刻郊社令其醜
令各帥其屬入實尊饔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
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簠於饌幔未明二刻奉禮郎帥贊
者先入就位贊者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
執事者入自東門壇南北向西上奉禮郎曰再拜贊者
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尊壘篚羃者各就位贊者引
御史諸太祝升壇東陸御史一人太祝七人行掃除於
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行掃除於下未明一

刻謁者贊引各引羣臣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
以次入文舞陳於縣內武舞立於縣南謁者引司空入
奉禮郎曰再拜司空再拜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降行
樂縣於下謁者贊引各引羣臣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
衛列大駕仗衛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
宮南門外南向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
乘輿以出皇帝升輅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進發至大次
門外南向侍中請降輅皇帝降輅乘輿之次半刻頃太
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
辦贊明皇帝服大裘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
中壘門外殿中監進大圭執鎮圭向衣奉御又以鎮圭授殿中
監以進皇帝播大圭執鎮圭禮部尚書與近侍者從皇
帝至版位西向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
郎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曰有司謹具
請行事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祝樂舞六成偃麾受啟
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郎曰衆官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尊所
皇帝升壇自南陛北向立太祝以玉幣授侍中東向以
進皇帝播鎮圭受之跪奠於昊天上帝俛伏與少退再
拜立於西方東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以進皇帝受幣跪

奠於高祖神堯皇帝俛伏與拜降自南陛復於位皇帝
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
於諸神之位祝史齋郎助奠初衆官再拜祝史各奉毛
血之豆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奠之退立
於尊所皇帝既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
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
俎太官令引饌入門各至其陛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
豆降自東陛以出諸太祝迎饌於壇上司徒太官令俱
降自東陛以出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皇帝詣嚶洗盥
手洗爵升壇自南陛司徒升自東陛立於尊所齊郎奉
俎從升立於司徒後皇帝請上帝尊所執尊者舉纒侍
中贊酌汎齊進昊天上帝前北向跪奠箇典少退立太
祝持版進於神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
日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帝再拜詣配帝
酒尊所執尊者舉纒侍中取爵於坵以進皇帝受爵侍
中贊酌汎齊進高祖神堯皇帝前東向跪奠與少退立
大祝持版進於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
日會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
皇帝再拜進昊天上帝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上尊
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

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與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滅
神前胙肉共置一俎授司徒以進皇帝受以授左右皇
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復於圻皇帝俛伏
與再拜降自南陛復於位文舞出武舞入初皇帝將復
位謁者引大尉詣轡洗盥手洗匏爵自東陛升壇詣昊
天上帝著尊所執尊者舉羈太尉酌醴齊進昊天上帝
前北向跪奠爵與再拜詣配帝犧尊所取爵於圻酌醴
齊進高祖神堯皇帝前東向跪奠爵與再拜進昊天
帝前北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進於右
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
爵復於圻太尉再拜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
祿卿詣轡洗盥手洗匏爵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太尉
將升獻謁者七人分引其陛升酌汎齊進跪奠於神前
轡洗盥手洗匏爵各升酌汎齊進跪奠於神前
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轡洗盥
洗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官酒尊所酌汎齊以獻贊
者四人次引獻官詣轡洗盥洗詣外官酒尊所酌汎齊
以獻贊者四人次引獻官詣轡洗盥洗詣衆星酒尊所
酌汎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上下諸
祝各進跪徹豆還尊所奉禮郎曰賜胙贊者曰衆官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奉禮
郎日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一成太常卿前奏
請就望燎位皇帝就位南向立上下諸祝各執篚取玉
幣祝版禮物以上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及爵酒各
由其陞降壇詣柴壇自南陞登以幣祝版俎物置於柴
上戶內諸祝又以內官以下禮幣皆從燎奉禮郎曰可
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曰禮畢皇
帝還大次出中墮門殿中監前受鎮圭以授尙衣奉御
殿中監又前受大圭皇帝入次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
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者引御史
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郎曰再拜正月辛祈穀
御史以下各再拜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
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
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

上帝配帝五方帝籩豆各八簋簠甄俎各一五官每座
籩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
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籩豆之數同
於雩祀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
己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
數神州籩豆各四簋簠甄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
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簋簠有各
一五方五帝邱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簋簠甄俎
各一立冬祭神州於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
簋簠甄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己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

居舍人王仲邱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
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
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
亦曰上辛祈穀於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
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典必
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
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
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
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
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

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元云雩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旣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卽太微五帝此卽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

昊天鄭元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奩案
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
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
其下文卽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元注云上
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
也然則禋祀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
其舉之難於卽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亨帝之
義天寶十載五月己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寶應元年杜鴻漸
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頤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爲

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
皇帝始受封於唐卽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
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議
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
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爲十詰十難曰集賢校理潤州
別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頤等
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則以遠祖帝嚳配今欲
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詰曰國語曰有
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
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又不言祭吳

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黃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諦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

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
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畧舉十語以明之臣惟
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元注或
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
昊天於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
說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言禘祀帝魯
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以五經俱
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
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也鄭元箋云
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元又箋云大

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元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元之意因此商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於太廟爾雅禘大祭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卽云郊祭天稱禘卽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黃帝與魯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元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魯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魯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

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殷周禘黃帝及魯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黃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卽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說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

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元錯亂分禘爲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元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元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爲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元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

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義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元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娥氏之女吞元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旣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

媯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郃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卽有郃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旣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尙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

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
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
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
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
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
祧卻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
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
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
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
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

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
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
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
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
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於唐
當時通儒議功德尊神堯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
帝神有定主爲日已久今欲黜神堯配合樞紐以太宗
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
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
哉若夫神堯之功太宗之德格於皇天上帝臣以爲郊

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既非
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
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
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於宗祀園丘之上爲
昊天匹會謂園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
帝不以武帝操爲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爲始祖者夫
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
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
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爲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
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

曰所引商周魏晉旣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爲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禹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而漢祖之功不比夏以大禹爲始祖漢以高帝爲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爲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愧於心不畏於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爲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

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
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耳
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頥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
臣爲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按據墳籍昭然
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
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
報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
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
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
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於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續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爲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爲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爲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啟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遂以爲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

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
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
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
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帝廟
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
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
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
之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
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
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

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以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爲常式敕曰宜行用竹簡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敕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準開元禮從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以祭旣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等威前京

兆府司錄叅軍高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
訪於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
今已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
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詔以皇太子爲亞獻親
王爲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誠否吏部郎中
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內受誓誠辭云各揚
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爲亞獻請改舊
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十五年四月術士匡彭
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
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準禮立春日迎春於東郊祭

青帝立夏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後十八日迎黃
靈於中地祭黃帝秋冬各於其方黃帝於五行爲土王
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未而祭於秋三季則否漢魏
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
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禮彭祖憑候緯之
說據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乃寢元和十五年
十二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
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
太清宮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
日從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

羣臣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
典慶宮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唐書卷第二十五